

目录

迷途的羔羊
寒夜里寻找慰藉
妈妈的“窥探”
还我公平
负债的阴影
漩涡
冷暖人情
戴着枷锁跳舞
折断的翅膀
新“恋父情结”
我丑，但很温柔
伤痕
老师，您错了
座位的悲哀
冲动
老师，我想对您说
等待
一场争论
妈妈，你快回来吧
害怕回家
不和谐的音符
我们需要心理护卫
往事
原则与情义
成长的烦恼
我的迷茫
一封迟来的信
心里话
呼啸山庄
由“比爸爸”想起的
苦辣酸甜
致×君
困惑
星期天的苦恼
一位差生的日记
苦恼的青春
缤纷日记——我是这样成熟的
胖的烦恼
太阳雨
渴望分享
看电影

母亲的目光
陌生的爸爸
奶奶！我要上学
请爸爸妈妈理解
请给我一份空间
妈妈，请你理解我
爸爸，请正视女儿的眼睛
爸爸，女儿对您说
晚饭回来吃吗？
一封未发出的家信
童年，梦不再回
说句心里话
心愿
秋姑娘的眼泪
不想长大
冬季来看雨
藏心亭
我的十七岁——没有故事
鸽子，天上的安琪儿
苦恼日记
少年的泪
日记
我们很累
那一定不是梦
邂逅
水手
送你一支康乃馨
我的夏天
最好的朋友
男孩的心事
蓝眼睛的“混血儿”
放飞心情
雪中的承诺
剪不断的情丝
来不及说爱
风的故事
风的呼吸
飘逝的枯叶
青涩伊甸园
叶儿
我和她

[正文](#)

迷途的羔羊

我爸和他单位刚分配来的一个女大学生有了感情，两个人经常出入歌厅和酒吧，总是很晚回来……年纪不大的他，换了许多女朋友，他从女朋友身上感觉到了做人的快乐……他对她们不屑一顾的神情让我很着迷……我渐渐对偷别人的东西很上瘾，仅有很多的钱花，更主要的是我那可怜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水利部门任副总工程师，母亲是一所中学的高级教师。按说，这样的家庭本应该把我培养成一个出类拔萃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然而，现实的我却成了青少年犯罪分子，进了令人不耻的地方，这恐怕是谁也不会料到想到的吧。

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在做人这一方面，并不引起我的尊敬，相反，我对他们很反感。

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爸妈的感情就不和了。我当时还很小，5岁吧，我爸有了外遇。我爸和他单位刚分配来的一个女大学生有了感情，两个人经常出入歌厅和酒吧，总是很晚回来。我爸根本不想我妈和我，他的眼里只有那女人了，我爸甚至在外面过夜。

我爸的变化，我妈自然非常伤心。她气愤不过，就经常和我爸吵架。吵得很凶时，我爸毫不顾多年夫妻的情面，还大打出手。

这样打骂了多次，我看在眼里，时常在他们面前哭喊着：别打了，别打了。可哭喊有什么用呢？

我爸妈实在过不下去了，不得不提出离婚。没过多久，我爸就同那女大学生结了婚。

妈妈带着我住进了一间屋子里时常望着我，不断地抹着委屈的泪水。我妈不理解我爸怎么这样绝情，甩了我们娘俩，她为了对离婚表示抗议，把我的姓名也改了。

因此，我的生活环境就越来越差。妈妈每天上班都是早出晚归，去幼儿园接送我时总是最先送去，最晚才来接我。

每次看到身边的小孩子，一个个快快乐乐地牵着父母的手，离开幼儿园。望着大人孩子相依相偎的身影，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回到家里，妈妈把我往地上一放，随我做什么也不管了，她忙着备课，看学生的作业，还要忙着做家务。

上学后，妈妈为了多挣点钱，也没有时间为我做饭做菜，我只好自己做些看似简单，实则繁琐的家务活。

我当时很同情妈妈的遭遇，觉得这世界不公平。我妈整天忙于教务，早雕饭时，做得特多，够我一天吃的吧，到了中午我就趁着还有点热乎气往嘴里咽。

我妈下班很晚，每次我都等到肚子饿得不行了，才像发现一线曙光似的见到妈妈回来了。她比我更饿更累，就胡乱对付点饭菜吃了。

年纪稍稍大了几岁，我开始学会了做稀粥，蒸米饭，甚至可以下厨添几个菜。我妈对我的进步很赞赏，因为她可以吃上儿子亲手做的饭菜了。

从小自立自强，若是我始终保持着这性情，不至于以后做了坏事。我恨我自己不争气。刚上学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妈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我能干的活有时不要妈妈讲，我就把它做了，这使妈妈心里十分宽慰。

在学校里表现得好，老师也常表扬我；见到我妈时，夸我是个很懂事的孩子。我听了，心里沾沾自喜，我没料到自己以后会变成那个样子。

上五年级时，我对这种生活渐渐地感到不满足了，别的同学穿上新衣裳的时候，我也希望我妈给我买一件。我希望我妈能给我很多钱，当别的朋友单独去玩或者同父母一起去玩时，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些。

人最怕比了，一比较自己与其他同学，成绩虽好，生活消费的档次却差得这么远，觉得有些心亏。想想以前的家境，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工资也相当可观，如今只剩下妈妈一人还爱着我。我妈怎么不想想自己的孩子正是爱攀比的年龄呢？

我开始注意这些了，班里哪位男生穿得帅气，我就暗地里打听从哪家商店买来的。我并不是像女孩子那样对服装偏爱，男孩子也一样应该穿得精神，受人侧目，也挺不错嘛。

我缠着妈妈，让他给我买这买那，起初妈妈对我的要求还能满足，一件像回事的衣裳，一盒巧克力饼干什么的。日子长了，我妈发觉我这贪求的毛病，不给我掏钱了。实际上，她也没有能力满足我这些要求了。

我认为妈妈不疼爱我了，自小建立的对妈妈的依恋开始削弱了。妈妈不再给我钱买东西了，我的心受到了冷落和打击，觉得生活没有一点意思。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道路，我变得越来越坏了。

那年，我刚上初中，有位表哥来家看我，跟我说起了他的生活方式。我表哥比我大 4 岁，我当初没有及时发觉，他在无意中正把我引向一个罪恶的世界。

我表哥说，他对生活很看得开，及时行乐，不能委屈了自己。年纪不大的他，换了许多女朋友，他从女朋友身上感觉到了做人的快乐。他说的时候对她们不屑一顾的神情让我很着迷。

他也有不好过的时候，同女孩子交往，没有钱万万不行，这是他“宝贵的经验”。实在没有钱，他就偷些东西送给那些女孩子。看到别人有钱，只要能偷得到的，也就偷。有钱了，女孩子也愿跟着走。

我对他说的事懵懵懂懂，又觉得特好奇，觉得自己整天只知道闷头学习，想不到还有这么多的活法。

买我想要的东西，没钱不行，偷谁的钱呢？我盘算着。最后受表哥的启发，我开始偷我妈的钱。偷我妈的钱既快又保险些，发现了顶多揍我一顿。

我不敢偷别人的，因为我怕被别人抓住挨打或者被学校知道当众出丑。但是妈妈的钱太少，一偷就知道。偷一次两次，我妈还能忍着不揍我，可到后来，连我自己都不忍心了，也就收住手了。

我收不住自己花钱的欲望了，当我没钱花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难受，急得抓耳搔腮，不知所措，只有去偷，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

于是，我把目光转向了身边的同学，趁同学们疏忽大意的时候，教室里没人的时候，我便开始偷同学的钱和文具。

偷有种不劳而获的感觉，让我尝到了甜头。我渐渐对偷别人的东西，很上瘾，不仅有很多的钱花，更主要的是我那可怜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而偷同学的东西，时间久了就被人发现了，被学校知道了，弄不好，会受到严厉惩罚，开除什么的，我又把目光转向了社会。

于是我开始逃课，经常向老师请假和表哥一起偷东西。路子一闯开，我见多识广起来。同时在表哥的诱导下，我开始交上了女朋友。

渐渐的，我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只要有机会，我就去偷。

偷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也得有相应的技巧。人少冷清的地方不好下手；最好是到人杂的商场寻找机会。来逛商场，多多少少会带一些钱吧，你就瞅那几个把钱包随随便便亮在明显处的，眼疾手快地一捞，然后大模大样地走人，钱到手了。

再者就是去拥挤不堪的车站，旅客只管着往家走了，哪注意身后有个盯梢的。唉，这些东西，不能多讲了，我对这些行为，现在想起来很惭愧。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有一次，是世界杯足球赛争夺最激烈的时候，我了解到“个同学家里的人都是足球迷，趁电视播放足球赛时，从墙外的矮墙越过窗口，翻

进屋内，轻手轻脚地在房内寻找，终于找到了 300 块钱。我还不死心，就在拽一个抽屉时，被这家人发现了……这一次很不幸，被抓住送到了学校。

学校老师不敢相信，我会做出这样没有廉耻的事。因为我学习好，虽逃过几节课，并未引起老师同学的怀疑，老师一直把我当作好学生呢！而终究是“纸里包不住火”。

在老师的开导下，我交待了偷盗的经过，包括同表哥一起偷窃达 60 多次，其中录音机、手表、衣物等等，总额近 5000 元。

学校的老师对我的行为很吃惊，他们一向对我的好印象荡然无存，遂无情地将我开除出校。我表哥年纪大，被劳教了两年。

妈妈在生活中受到离婚的挫折后，本来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知道真相后，妈妈非常伤心。她是邻近高中的教师，同我原来就读的学校的老师认识，妈妈觉得我特丢她的脸。

她见我己墮落得无法挽救，干脆不要我了。也找了个男人结婚走了。

我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又想到了令我陶醉的“手艺”来。想着少干些吧，别再送局子里。这样，呆了一段时间，除了妈妈来看过我几次外，没有别的人来过，只好混一天算一天。

我妈虽然跟别人结婚了，且有了生活保障，每月给我送些钱来，我的生活不用愁了，也不敢再去偷东西，于是，每天早上吃点东西就到外面去逛。

偷窃的心理已让我没有了自尊心，我变得厚颜无耻起来，看见女同学就嘻皮笑脸地挑逗几句；看见过去在一起的哥们，就和他们玩一会儿。

不久，我又学会了打架，打起人来可凶了，绝不在乎他把我揍成什么样子。

时间一长，别人知道我是没人管的，都不敢惹我，我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许多女孩子见了我也服服贴贴的。

就这样，我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同女孩子玩，领到我家里鬼混，我已完全地不想求学了。

有一次，我正同一个比我大 3 岁的女流氓在家里混得火热，派出所的警察来了，把我送进了少管所。

这就是我以往的经历，我之所以将这些很不知廉耻的事写出来，是因为前几天，我妈捎来几本书，其中一本便是《流泪的花季》，我起初并未在意，可读着读着，我想起我的学生时光，我也曾是个好学生，这几年我做了什么，我为自己的所做所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管教对我很照顾，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并没有歧视我。可我害怕一旦回到社会，我会收拢不住自己的念头，社会还会要我吗？

寒夜里寻找慰藉

再过几天，我就满 17 岁了。人们都说，十六七岁的孩子，正处在花季一般的年龄，有爸妈的疼爱，老师的呵护，友情的滋润，理想的感召……我们应该活得十分幸福、快乐。然而，这只是定理、定义、方程式，是大家的美好愿望，现实却远非那么简单。

也许，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苦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别人不说而已。人活着就有那么多的苦恼和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烦恼会越来越多，直到被烦恼压得生病了，爬不起来了，呜呼哀哉了，似乎那颗心才得以真正安静了。

花季，花季，我的花却差不多要凋谢了。

可能是我天生脑子笨，学习成绩总在下游打转。其实我也挺努力的，我付出的比任何一个同学都多。平时我很少到外面玩，放了学就在家复习功课，做完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又要做辅导书上的作业。我做的可谓一丝不苟，常常到晚上 12 点以后才睡觉。躺下以后，还要把白天学过的东西再在脑子里过一遍。然而，我依然不行，换个说法，离开了标准答案，我又傻眼了。我想可能我没有摸到学习窍门。我付出那么多汗水，却依然只能做个差等生，

我真灰心极了。

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差，免不了受到家人的责骂，他们只重视结果，并不看重过程。妈骂我没出息，将来也就是摆小摊的料；爸威胁我说考不上大学就打断我的腿，省得在外面丢人现眼。他们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默契。

我有自己的自尊心，即使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也受不了。我开始涂改学习成绩单，开始还有种罪恶感，晚上老做恶梦，被公安局抓去审问。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我这是被他们逼的，活该他们上当受骗。直到一次家长会他们拆穿，我才彻底地使他们失望了。

我像个贼，偷取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投资供养我吃喝，目的是盼我将来考上大学找个体面的工作，最好还能出国留学，那才叫光宗耀祖。如此，他们的投资才不会蚀本。现在不行了，我的成绩太差，上大学根本无门，于是他们就要感觉大大地吃亏了。

这是个沉闷的家庭，夸张点说，我和妈妈一星期只说七句话，第八句就要挨她的骂。我真不明白，我妈还没到更年期呢，怎么那么大脾气，至于吗？

我到过几个同学的家，有些也像我一样成绩差，但人家的爸爸妈妈都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一家人有说有笑的，那才像个家。

我家就不同了，我很少看到父母的笑脸。好象我是他们多大的仇人，他们一看到我气就不打一处来，简直是狭路相逢，分外眼红。

我妈的职业有点特殊，她在法院上班，搞审判工作的。也许是职业病吧，她整天不苟言行，对待自己儿子的目光，透露出某种审讯犯人的配。

有一次，我跟一帮同学聊得开心，因正赶上同学家停电，我们点着蜡烛聊天，有男有女的，感觉很有些情趣，结果谁也没有注意时间，不知不觉已到深夜；

妈找来了，说是整幢楼房就这间亮着灯，说再找不到我就准备报警了。她虎着脸把我叫出去，劈头盖脑一顿训斥。我自觉理亏股敢应声。可她的训斥愈来愈不像话了，好像我们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本来都是一班的同学，她硬说我是跟街头小流氓小痞子一起混；本来我们聊天喝茶磕瓜子，她硬说我们抽烟喝酒跟女孩子鬼混。“黑着灯，你们能做出什么好事……”。

我好冤枉，有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那一刻，我真想大哭一场，眼泪直在眼眶里滚动。天呀，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她把自己的儿子当成什么人了，是她天天审问的那些罪犯吗？

然而，不管我怎么解释，她就是听不进去，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关于少教所的事，为我描绘出一副毛骨惊然的图景，好像我已经成了社会渣滓，明天就该拉出去枪毙了。

其实，做母亲的应该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我成绩不好，并不代表我就是社会渣滓呵。而且我天生胆小，从不敢做出格的事，单单成绩不好这一条“罪状”就够我受得了。我哪一天的梦里不是在考场上干着急，一会儿是因为脑子空白了，一会儿是因为出的题自己从来没接触过，一会儿又是时间不够用了……直到尿憋得不行了才睁开眼松出一口气。像我这样胆小的人，恐怕学习不好也是被爸妈吓的。

可是，这话让我怎么说呢？他们听不进我的解释，我的解释还有什么用？只好硬着头皮承认自己有罪，请他们原谅我这一次，下不为例行了吧。

不行，哪能这么简单就把你放了。难道你杀了人承认有罪就可以无罪释放吗？好了，我要跪搓板背英语课文，头悬梁锥刺骨把作业重做一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当然，保证书是一定要写的，我保证以后一放学就回家，保证不再跟有女孩子在场的地方出现；保证再也不跟谁谁打交道了，因为他学习不好，父母怀疑我受了他的传染。真想想不到，原来学习成绩还能传染！

上次我最好的同学过生日，我都没去，据说班里有一半同学都去了，那天他们玩得非常开心，好朋友还怪我不给他面子，好几天对我不理不睬的。很多同学都以为我们闹了多大的

矛盾呢。有什么办法，本来我就学习不好就够让爸妈操心的了，我何苦再节外生枝，火上浇油呢。

其实我挺体谅我妈的，她做审判员工作，每天面对那些顽固的罪犯，得想办法让他们低头认罪，够费心的了。我尽量忍受她的脾气，让自己以为她在向我撒气，而我又尽量不犯错误惹她。

可是，我越是小心翼翼，她越是变本加厉，为了一丁点的小事，她就要对我横眉冷对的，甚至伪造“证据”判我“罪行”，我毕竟还是孩子，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说她对我严加管教，给我冷眼看，我还能忍，可她也应该给我点面子呵。

我领同学来家，开初的时候，她不冷不热的，勉强还遮掩得过去。自从出了那件事，她开始“上心了”，惟恐同学把我带坏了，有意当着同学的面数落我，弄得我很下不来台。同学都不傻，他们当然以为妈是在指桑骂槐，不愿他们跟我来往。这样，也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我也不是什么宝贝非要跟我交朋友，他们渐渐疏远了我，更不用说进我家门了。

本来我的朋友就少，要好的同学在一块学习、玩耍是很正常也是很有益的事。经妈这一处理，我连寥寥可数的几个朋友都没有了，没有了友谊，我又哪来的欢笑？朋友，我说我的花期已经谢掉了不算过分吧。

夜来了，喧嚣的变为宁静，我的心反而更为沉重些白天无处流的眼泪现在就打湿了枕头。我感觉自己像个未老先衰的可怜虫，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儿，一个没有欢乐没有前途的活死人！

抱着一无是处的心情，我心灵的天平开始倾斜，脑子里成天乱烘烘的，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本来我的学习成绩就很一般，长久的压抑，学习兴趣提不起来，成绩考得更是一次不如一次。我不知道怎样面对自己的父母，我本来是要做个逆来顺受的乖孩子，听话的孩子，少惹他们生气的，可是事与愿违，整个一个恶性循环，我看我是没救了。

学习的退步，更使我的心变成了一潭死水，说什么花季少年，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实在太遥远了。“哀莫大于心死”，我对未来感到无望，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无望，感觉自己跋涉在沼泽地里，每一步都是那么艰难，而每一步都被沼泽吞噬得更深，先是两只脚，既而是小腿。大腿、肚腹、胸膛，陷落到脖子、头脸，只剩几根头发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无形的沼泽将整个把我吞进它的肚子里。那时候，我的父母只会看到我的伸出沼泽之上的几根头发，我想他们也不会考虑到我的危险，而会责骂我这么笨，连沼泽都穿越不了，将来还能干什么，不如就死在这儿倒利索了。

我的硕果仅存的几个朋友劝我振作起来，不要把父母的管教当成一种负担。路总归还是由我走，我完全可以闭目塞听，按着我的自己的愿望去建构生活。当然，在父母允许的范围之内。可是，这个被允许的范围何其小，我找不到使自己振作起来的蓝天，也找不到突围沼泽地的路径。

妈妈的“窥探”

在妈妈的监督下，我差不多是一个透明的人。我的朋友的行踪、饮食、甚至电话号码，她都一清二楚。因为她生怕我走上“邪路”……人们啊，好像只注重你的结果，面对你的努力过程则表现漠然……我不愿向别人打开自己的心灵，可我喜欢听别人讲述苦难。因为，我不希望别人也做像我这样的人……

我有一件十分苦恼的事情，想和您谈谈，就是我妈妈总在“窥探”我的隐私。

“窥探”，这个词，我最早见用在电影小说里的特务敌人等身上。

我今年上初一。我这个年龄，已经不是像小孩子时那样，什么问题都要父母管理过问，应该已有了自己的秘密。可是，妈妈总是处处“不放心”我，处处“关怀”我。她总要、也

总爱盘问我一些我很难回答的问题。她还查看我的作业，尤其查看我的日记。有时还盘问我与什么同学来往。诸如来了一位女同学，她就问：

“今天来的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她多大了？家住哪？”

等等。我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昨天，我和妈妈吵翻了。

原因是这样。夜里，我写了日记。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上小学最后一年，我就开始记日记了。在晚上，我点着台灯，记完日记已很晚了。第二天早晨，闹钟一吵醒我，我一看，上课时间到了，我着急了，匆匆收拾、洗漱了一下，背书包就奔往学校。平日，我总是把日记完锁在自己书房的抽屉里的。那天，我只把日记匆匆压在自己的一本书下就走了。

对于妈妈乱翻我的东西，我平日就很烦，也很防备。我有时记日记，总担心她站在后边看我。因为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点着台灯，在幽幽的灯光下，读书、写日记什么的，妈妈总悄悄进来，总觉我干什么瞒着她的事似的，问我：

“闭了大灯，暗糊糊干什么？”

这时，我就像真的躲避着她干了什么见不了人的事似的，满脸通红，吱吱唔唔，半天解释不上来。

可越是这样，妈妈就越警觉。她有时甚至用眼紧紧盯着，逼我似的问这问那，搞得我十分狼狈。“你今天又干什么了？”这是妈妈常常要问我的一句话。

那天，我记完日记上学，我走在路上，我突然想起，我一下就想：坏了，日记没锁起来。肯定她看了。

我当时十分着急。我记得这段日记写的是我对一些同学的平日看法。这是我的秘密。可是，眼看就要上课了。我怕误课，又不敢回去藏起日记。让妈妈搞得我真的像背着她作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我提防她。

一上午上课，我坐立不安，我一直想着日记的事。我差不多把那本日记上的每一日的记载都挨个儿忆了一遍，想有没有过分的，出格的。

说真的，我让我妈妈搞得差不多神经了。如一次，我们班同学刘燕玲，她和我擦完玻璃，打扫完教室，两人一同往回走。刚到我家门前，我倒是怕妈妈撞上又问三道四地说不清，我和她走在拐弯处，当刘燕玲伸出手向我道别的时候，我竟像一个小偷一样，匆匆握了她的手，话也不敢多说，就往回走。

巧得很，我与刘燕玲一起走，并握手道别的情景让我妈妈看到了。她当时正与几位街坊一起聊天。我一看到她从家门边那棵老槐树下向这边紧张专注地望过来，我就慌了。妈妈停住说话，看着我像一个小偷一样匆匆低头往家赶。可这时的刘燕玲，像故意与我作对似的说上话没完没了。我紧张地只怕妈妈知道，她问我：

“你今天怎么了？神经兮兮的？”

我说我有事，我必须马上回去。

“有什么事？放学了，还有什么事？”她偏说。

我就那么惶惶张张逃般回了家。

晚上吃晚饭，妈妈一句话没说。

可她用双眼总时时关注我的行动。

我无奈月自己的屋子里看书。

可我刚坐下，她便喊：

“小鲁！洗脚！”

仿佛我一坐下，会胡思乱想似的。

洗完脚，我走进房间，妈妈踱到了我的书房。

“小鲁，今天上了什么课？”

妈妈像故意做了安排，手操毛括儿，很从容的样子问。

我说了我上的课。

“噢！”她意味深长道。

接着她问我们班有多少男生，多少女生。

她从未问过这些。

最后，她在幽暗的台灯光下，用眼紧紧盯着我。她停住了手里的毛线活儿：

“今天那女孩叫什么名字？”

仿佛我犯了什么错。仿佛她在审判。

我吱唔，她逼问。后来，我生气，拒绝回答她。她便一五一十、一字一板，认认真真和我谈开了今天她怎么看到了我，我怎么与女同学握手，我是怎么得惊慌，等等。仿佛这些是什么把柄似的，让她抓住了见不得人了。讲完之后，她又用那双审判般的眼盯着我，讲起来什么“上学时不易谈恋爱”，“中学是冲刺阶段”，“要有远大理想”等等。搞得我哭笑不得。以至我怎么解释，她都不信。即使我发誓赌咒，她只说：“没有就好”，“打点预防针没什么坏处。”等等。她心头坚信我走上了“邪路”。

这天，我断定她偷看了我的日记。

一路上，我往回走，一路上我就想那些不快的事。我差不多活在她的监视中。诸如我吃什么，妈妈从小就十分关注我。我不想吃鸡蛋，她就说鸡蛋有什么什么的营养；我喝白水，她马上端来一杯热奶让我喝，说我今天的牛奶还没进食，缺少了什么钙质。并且，次次又是在进食的时候，总要大讲特讲一通它的好处。我穿什么，也是严格按她的目光要求去穿的。我按“牛仔”的打扮，完全是按她的要求去打扮的。因为她喜欢这装束。

我身边有三个男同学，妈妈挨个儿询问过他们的家庭、父母、年龄，甚至喜好。她一再教导我，交友一定要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朋友，并说一定要与她商量，她给参考。其中一位我十分要好的朋友，因为他十分爱踢足球，妈妈怕影响我的学习，就让我与他断交了。

在妈妈的监督下，我差不多是一个透明的人。我的朋友行踪、饮食、甚至电话号码，她都一清二楚。因为她生怕我走上“邪路”。

当我放学，匆匆赶回家，正如我所料，妈妈正坐在我的桌前，戴着那副老花镜，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我的日记……

我一进门看到这一幕就生气了。我一声不吱站着。妈妈一抬头，看见我阴沉的脸，扶扶眼镜，先是一惊，然后平静地说：

“回来了！正好！我正要找你谈谈。”

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她像没事人的样子又去翻日记。

我的第一个动作是过去夺过了她手里的日记。妈妈十分吃惊。我二话没说，我当时十分冲动，我把夺过的日记，当着她的面，几把撕了。我撕了几页，把日记扔在了地上。

于是，我们发生了争执。

当然，在母亲大哭大叫：“多么不容易！”“我是怎么抚养的你”等下，平息了。

我不知该如何对付妈妈，如何说服妈妈，我长大了，再不要这样管理我了，可是她还这样管着我啊！

还我公平

读完《流泪的花季》中《谁知道我的迷惘》这篇文章，我流泪了，为了周洪涛同学令人同情的遭遇，也为自己而流泪。

其实，我觉得，不但成绩差的同学会被冤枉，成绩好的也会，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我短短 18 年岁月里，我曾先后两次受人误解。误解我的人恰恰又是认为我是好学生的老师。

我说这话您可能不敢相信吧。这是真的，这两件事给我的内心震动很大。有时候，我忍受不住那种被误解的痛苦，真想大声向这世界疾呼：还我公平吧！

我的文笔不好，也写不出个所以然，望姐姐见谅，耐心地听我诉说。

去年，我离开了生我养我 17 年的家乡，来到异乡求学。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的呵护，才知道，从踏入这所学校的那一刻起，无论于什么事都得靠自己。

人生地不熟，刚开始我很难适应。我生长在一个偏远的农村，没有见过多少世面，这次能进这所司法公安学校，家里为我的学费花了不少积蓄。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也考上了高中，正赶上地区市的司法学校招自费生，包分配，家里觉得虽然学费高了些，但三年出来可以分在司法机关，也不错。如今，工厂工人面临着下岗的问题，司法机关却是热门单位。

我依从了爸妈的心愿，其实在我心里，选择自费念这所司法学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和一群同学差不多每天中午都在玩一种游戏，这种游戏以追逐为主，追得围在圈里跑的同学无处躲藏。这游戏很有趣，玩起来也很开心。

记得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二月底的一天，我吃完午饭后，往学校走。走到半路，遇见我的同学大鹏。大鹏告诉我，他家的狗昨晚生了两个狗仔，特好玩，问我想不想去看。

我当时对什么都挺好奇，一听去看狗仔，也没加多想，兴致勃勃地就同大鹏到他家去了。

在大鹏家看了一阵儿，好奇心得到满足，急着就要往学校赶。这时离下午上课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和小伙伴就玩起了我们最喜爱的游戏——追人。

玩了一阵子，有位同学说：“厕所里有死尸，在女厕所。”

我们几个男生听了这话，不太相信，又掩饰不住好奇，死尸怕什么。我和大鹏等人不甘示弱地进去看，当然是女厕所里没人时进去的。一看，根本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各班同学陆陆续续都到校了。我们几个男生的举动很快通过学生的嘴传到老师耳朵里。

那天的天气不怎么好，云彩压得很低，阴沉着，太阳若隐若现地浮在云彩里，不时有凉飕飕的冷风吹过。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只怪自己做事不动脑子，还是副班长呢。

第二天早上，上完第一节课后，班主任走进教室，他脸上挂着一层白霜，眼神中透着愤怒，直逼我而来。我知道昨天的事发了，但也没想到自己犯下多大的错误，最多落个偏听偏信不动脑子的批评吧。

我跟着班主任到他办公室去，并不怎么害怕。然而，我一进办公室，才知大事不妙。屋内除了学校的老师，还有几个对我凶神恶煞的陌生人，他们都是东关村委会的农民。

我有些文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没等我站好，老师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开了。他们说昨天散播谣言，说什么东关小学的女厕所里淹死了女孩，还到处张扬，以至于惊动了东关村委……

怎么说我传播谣言？我一听这话脑子就嗡了，这不是血口喷人，冤枉好人嘛。我的胸口胀痛着，眼泪禁不住一串串地洒落下来。我想申辩，可是眼泪哽咽了喉咙，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当着办公室里这么多的老师和外面的乡人，我不知说些什么，怎么说，又如何洗刷自己的冤屈；；

“老师，我没说什么，只是同他们进去看了看。”我终于鼓足勇气说。

“你还说，副班长带头进女厕所，女厕所是你随便进的？”班主任大声挖苦我。

“就是，还去看女尸，把咱学校当成什么了？”旁边的老师添油加醋。

我惶惑地站在那里，任由他们去说。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个鄙夷、愤怒的脸面，简直把我当成了阶级敌人看待了。我当时真的很无奈，无法为自己申辩，因为他们的锋芒一致针对着我。

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更没料东关村委的人竟站出来指证是

我说的，真是给我迎头一棒，雪上加霜。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回家对家人说了学校里同学的话，当时只觉得好奇，没往深处想。当时我家里来了一个串门的，她也听了我讲的，可能是她回去对东关村委的人说的。

再说我这人一向谨慎，并不是拉老婆舌头传话的人，怎么可能散布谣言呢？外人不知道，村里的人还不知道吗？就是我对村里人去说，再怎么胡咧咧也散不到全村的。

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学校里的老师那么相信村里人的话，一口咬定就是我说的。平日我在村里人缘挺好的，邻居家的人都说我学习好，懂事。看来不遇事，不知道，我的好名声根本抵不上一句低毁的话。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屈辱，感到体内彻骨的疼痛，真不知怎样离开教室走回家的。那段日子是我学生生涯中最灰暗的日子，面对老师敌意的目光，同学们的猜疑，我这个班干部当得好窝囊。

还没有等老师想起撤我的职务，我就主动到班主任那儿去了，既然他那么不信任我，这个副班长我也不要做了。班主任没说什么，就应准了。

后来，从班主任看我的神情上推测，他后悔对我的处罚太重了。那次女厕所的事明明不是我一个人的错，但最终这责任却全部由我承担了。而且，那天的批评场面也搞得太大，让我在学校老师面前抬不起头。但老师最终也没有向我道歉，可能老师的自尊心牵制了他吧，他甚至没有只言片语的安慰，只是说：“以后少说没用的话”。

我爸妈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知道我受了委屈，也没有料到村委的人竟追到学校去找我了解什么情况。我妈要去找村委会的人辩理，让我爸劝住了。我爸是老实人，他不想把事情搞大，在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事结仇弄怨的将来可怎么办？

其实说这话的人是和我一起玩的同学冯平海先说的，当时还对我谈了一些有关学校的耸人听闻的事。我没说什么，是大鹏接的茬。大鹏的亲叔叔在学校里当老师，当然偏向大鹏，不会找大鹏的事。这件事就是他俩先说先讲传播开去的，要背散布谣言的罪名也应由他们来背。

而我是后来知道的，错就错在我信以为真，要验证这件事的真伪，带人进了女厕所。但也不至于受这样的惩罚呵。我当时真是无路可走，心里憋屈得厉害，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件事尽管过去了好多年，却始终压在我心里，抹也抹不去。

真的通过那件事，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丑恶、虚假的东西，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微妙，说翻脸就翻脸，我明白了文革时期的黑白颠倒、搬弄是非都是有因的，那是人性恶的具体体现。

我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与我年少时这段被人误解的经历不无关系。我要成为一个公正严明的法官，澄清人间的是非冤案。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但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刚开始在军训的日子里，还是夏天，训练下来很累，很辛苦，我却感到从未有过的欢悦。我很珍惜这段时光，这是对我的一大考验。经过艰苦的训练，我顺利地通过了考核。

军训结束后，开始上课。我慢慢适应了学校的一切。由于我如愿以偿地念了警校，我的性格变得开朗乐观起来，很快和同学们建立起真挚的友谊。

过了一个月，班里选拔班干部，我被选为生活委员。这给我的鼓励相当大。自从我那次主动辞去了副班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转变，再也无心班级事务，只顾闷头读书。尽管自己的学习成绩很不错，我也没有心思争取再当班干部了。直到进了警校，我那份乐观向上的心清才彻底恢复了。

如今我已做了班干部，我知道如果不努力学习，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的。毕竟，这里的同学高手如云，我绝不能等闲视之。因而我很努力，一刻也不敢放松自己。

第二个学期，我被选为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同时也加入了学校警务纠察队。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靠我辛勤的努力换来的。同时，我也很感激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正当我春风得意之时，却又发生了一件使我始料不及的事。想不到，五年前的噩梦似乎又重新复演了。

在我们学校，我们分为代培生和自费生，在别人眼里，我们这些自费生总是矮人家一点。即使自费生有时表现得比代培生好，也改变不了自费生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

令我们这些自费生伤心的是，代培生竟然公开歧视我们，在他们宿舍门口贴了张“自费生不准进人”的字条。这简直就是把我们不当人看，退回去七十年，外国租界在中国领土上贴出“华人与狗不准进人”。这两张告示，何其相似！这不是公然的挑衅嘛！

这张字条演变成了事件爆发的导火索。在走廊里，几个一伙的自费生与代培生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围绕着“有什么了不起的”展开话题。凭良心说，自费生上学花钱多，谁家的父母拿这笔钱也不容易，自费生心里本来就难受了，现在还要让人这样看待，能不气愤吗？

后来，争吵声惊动了老师，老师极力劝阻，才避免了双方冲突的扩大。这时争吵已发展到打斗，幸好老师及时赶到。

事情过后，学校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刚开始的时候，学校领导以“干部没有及时”阻止为借口找我去谈话。我如实地向领导汇报了情况，本来就是代培生欺负人嘛！

的确，我承认这次是我失职了，双方争吵时我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我听到走廊里的打骂声就走了出来，当时已围观了很多！同学，差不多都参与了这次争斗。

我挤进人群。看着怒骂的人，说了几句“算了、算了”，但双方参与的人太多，谁也不肯听我的。我没见起什么作用，就没再多说，转身又回了宿舍；

毕竟，我没见过这么“偌大”的场面，有点不知所措。但后来学校领导处理的时候，不但没有批评代培生歧视自费生的过错，反说这件事一定有人（自费生）故意搅乱，而且指证说我是主谋。

我惊呆了，五年前的一幕重新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没想到学校这么不讲理，无中生有地给我扣上这么一项莫须有的罪名。

凭什么说是我的错，难道我长着一副“主谋”的面孔？我开口解释，我仅仅是站在走廊上，并没有鼓动谁谁去干架，再说自费生心里的确憋着火，代培生做的也太过分。

学校领导说我狡辩，根本没有责备代培生的意思；对我，也根本没有解释的余地。

最后对我作出宽大处理，让我写份检讨书。我一脸委屈、沮丧，拖拉着腿走出办公室。这叫什么事，把我当“替罪羊”了。我真领略了“不白之冤”这四个字的沉重。唉，“清者自清”这个词并不能代表一切都能沉冤昭雪，我又被污言秽语溅了一身腥……我的心像刀绞一样，感到深深的失落。有人说，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还是最单纯的一部分，更复杂的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是失败的，我越来越捉摸不透这个古怪的社会了。

我以前对学校一直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如今，我已灰心了，没有什么再能燃烧我年轻的心了。难道我以前为班级做了那么多的事都付诸流水，都不能改变自费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吗？

一切都是那么不值得！我想辞职不当这班干部了，这样的事找到我头上，看我好欺负还是怎么的？我的心灵的创伤已经够更重了，为什么世道这么不公平，让过去的冤屈再一次发生在我身上？

这个时候，我想家想父母，他们知道这事会怎么想呢？想来想去，我还不能告诉二老，他们知道了又能怎样呢，还不是像上次一样，既不能为我平反昭雪，不过是多两个老人陪我伤心而已。

也许，学校里发生的事只是一次教训，一次小小的考验罢了。我现在都承受不住，将来

又怎能承受得住呢？

这件事发生后，老师并没有撤我的职，我不能像上小学时那样主动辞去班干部。那样像是自己做了亏心事，我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可是，再度受创的我，已没有先前的那种干劲了。

我真不敢想，周围的人怎么能这样，我还能相信谁？

说出去，心里能好受些。

负债的阴影

我们家依然住着两间破平房，家里一贫如洗。就这样，催债的人整天上门，吆五喝六的，对父亲任意羞辱。有时咄喝的声音，让人担心我家的墙就要倒塌下来……我以为批评几句就算了，谁知，查夜的老师把我叫到教导室，不问什么原因就动手揍我，口里骂着“烧着了房子算谁的，不揍你，你记不住这个教训！”

我却绍一下自己吧。我叫邹明，今年读中专二年级，专业学的是计算机，学习成绩一般。

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考上大学或中专是多么多么的荣耀。为了实现自己的难圆梦，我从小就刻苦学习又学习。终于在 1998 年夏，功夫不负有心人，实现了自己的莘莘学子梦。

我认为这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大转折的开端。当我背着破烂的行李踏进学校的大门时，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群与我不同神貌的同龄人，我好像走进了教堂，心中充满了庄严的感情。

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了，我在这里所面临的困难，比我原来所想的经济问题还严重。我们这所学校有钱人很多，没钱的也不少，但毕竟前者多些，我属于赤贫阶层，却生长在如年代，也许这就是我悲哀的根源。我很自卑，因为我要靠“施舍”才能完成自己的学业。

考上中专是初中生最骄傲不过的了，因此新生们带着一种明显的荣耀神气，只有我神气不起来，别说神气了，我觉得自己在同学面前连头抬不起来。

我对电脑不是太喜欢，计算机专业属于理科，自己对数理化本来就没什么兴趣，跟别的同学比就有一段距离，学习起来也很吃力。可是没办法，穷人能来这儿念书已经很不错了，爸妈凑这笔学费实在不容易。我很清楚这一点，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压力。

家里的经济情况直接影响一个学生的前途。我是这样认为的，也许不够绝对，但当你读完我的故事，了解到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你就会赞许我的说法了。

在我读初一时，父母所在的工厂不景气，连年亏损，倒闭了。那些日，爸妈的脸上挂着愁容，不住地唉声叹气。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听出他们在盘算着自己搞个小厂子。因为爸爸有技术，就这么闲置起来实在是一种浪费。

在这以前，父母也打算做点小买卖维持家用，我们这地方做小买卖的挺多，妈妈曾试着进了点小商品，但僧多粥少，妈妈也没耐心，没坚持几天就放弃了。如果当初妈能坚持下去，也许我家里也不会输得这么惨。

我爸的想法就简单了，他以为只要自己技术过硬，不怕厂子运转不起来。他经舅舅的鼓动，拿出了将近 15 年的积蓄和舅舅合办了小厂。工厂开始生产后，那点积蓄根本不管用，父亲靠着以前的关系去借钱，勉强支撑着。

但是，事与愿违，屋漏偏遭连阴雨，原想开个小厂，一年赚几万，摆脱眼前的困境，谁知由于一些原因，市场销路不好，再加上舅舅经营不善，小厂干了两年就倒闭了。眨眼工夫，什么都没了。

集资建这小厂，我舅只拿出三万元，大部分资金周转都是我父亲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还有些是向别人借来的。工厂倒闭了，不仅投的资收不回来，还欠下了五六万元的债务，我们家拿什么来还呀？

厂子关了，曾经寄予了全部希望的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他的脸上再没有了笑容，意志逐渐消沉下去。他恨自己当初的选择，为什么没想着把自己多年的积蓄用来改建房子，而盲目投在搞厂子上，最后落了个鸡飞蛋打，自己的钱没了，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我们家依然住着两间破平房，家里一贫如洗。就这样，催债的人整天上门，吆五喝六的，对父亲任意羞辱。有时吆喝的声音，让人担心我家的墙就要倒塌下来。我听着看着，心里像刀绞一般。我知道，父亲心里肯定更不是滋味。

那些日子，我甚至不敢与父亲的眼光对视。父亲的眼里满是忧怨和期待。

父亲时常把我叫到跟前，摩挲着我的头说：“我呢，干了半辈子，什么都完了，将来就只能靠你了，等你考上所好学校毕业后挣了工资，咱们家就有出头之日了。”

我在初中时的学习成绩不错，在班里当班长，我自小想成为一个各方面全优的好学生，将来能念大学。可按我家现在的经济状况，这可能吗？三年高中得花多少钱，家里怎能供得起？我都十五六岁了，该为家里分担忧愁了。为了能早日还清债务，我利用放假时间，四处打短工，当小工、扛大米袋、搬砖瓦等重活，我都干过呢！我只想着我长大了，该为家里分担点了。

由于我家负债累累，亲戚们像避瘟疫一样躲着我们家，尽量不和我家来往。力上后来的官司，他们更惟恐我们家会连累他们。有几次，我见到昔日对我很亲热的叔叔、婶婶，同他们打招呼，他们只是应付一两声，便匆匆地走了。我的心好凄凉，只因为我家穷，还不起别人的债，我似乎就成了异类。

我常恨自己身为男儿，却不能为家里分担解忧。在我们这一块，有不少和我同龄的人，早早地下了学，跟着父母做生意什么的。也有赚了钱的，看人的眼神都不一样。

我曾对爸爸说过，让我初中毕业后就不念了，上工厂当个工人或者干体力活，替家里还债。

有一次，我听同学的哥哥说，邻近市的渔船公司招人，一年给两万元，另外还有 800 元的月工资，我想这可是个好事，如果真的在渔船公司干上了，不出三年，我家的日子就会好起来了。

渔船公司另外有一个规定，报名通过体检后，得和公司签下协议，若出现死亡、伤残之类的情况，公司一概不负责。这家渔船公司不是公家的，属私人开办的那种。

我试探着把这消息告诉爸爸，爸爸愁容满面的脸愈发变得严厉起来：“不行，你不能去，家里就是再穷，也要供你上学读书！”

爸爸为能多赚些钱四处揽活，跑电焊、气焊，我爸有这手艺。有时爸要到离我家三五公里远的地方干零杂工。听妈讲，爸曾瞒着家里，到私人开的小金矿去打工，到很深的地下干重体力劳动。而那些金矿主人多招的是安徽、河南等穷地方的小伙，像我爸这样四十多岁的人根本没有。爸为了这个家，什么都豁出去了。

父母赚的钱几乎都用来还债了，我家的伙食降到了最低，能省就省。我没什么怨言，也不挑剔什么。可我的心里仍然像压了块石头，喘气都觉得困难。初三开学时，我的成绩考重点高中丝毫没问题。可以说只要我念重点高中，就有希望念大学。可我却选择了念中专，并如愿以偿地念了比较抢手的专业——计算机。我盼望着学业有成，早早参加工作。

初来乍到这所学校，一切是那么陌生，多姿多彩的学习生活驱散了积压在心头多日的愁闷。我发奋苦读，争取考出好成绩。

可不知怎的，计算机专业的课程，我学起来却有些费劲，对几门课程怎么也入不了门，我本应是上重点高中的学生呀，怎么突然变得笨起来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变迟钝了，再不就是家庭的负担阻碍了我原本敏捷的思维？

我越着急越学不好，功课再也无法像初中时那样好了，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竟有一门不及格，其他几门成绩勉强说得过去。我很想瞒过父母，我怕爸妈看见我考得这么差，心里

难受。我并不怕大人批评责怪我，我是怕他们伤心难过。

最终父母还是知道了我的考试成绩，而且周围许多人都知道了，因为成绩单是邮寄回去的，信被别人拆开过。

父亲拿着成绩单，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我对学习是认真的，他只是说：“今后要多努力，用心学。”

说完，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走进里屋，我心里感到阵阵难受，我恨自己，恨自己不成器，父亲本来心理压力就够大了，借钱供我读中专，我却考得这么糟，让父亲在众多亲戚中更抬不起头来了。

下学期一开始，我就积极地投入精力，很想搞好学习，在班里拿前几名，可不知怎么搞得有几堂课，我觉得老师讲得好深奥，有些听不懂，依旧是糊里糊涂的。我这人很有自尊心，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便下决心将课本吃透，提前预习功课，再好好地听讲。

为了考出好成绩，安慰做父母的心，我有几次在大宿舍里点着蜡烛看书。念中专后，我只在节假日的时间回家，这所中专离我家不是很远，一百多里地吧。我不舍得花车票钱，平时在学校食堂吃饭，捡最便宜的吃，为这些小事，班里的同学很有些瞧不起我。

这儿有点不好的风气，家里有钱的同学，出手大方，朋友自然多，有的学习好的也爱巴结着跟有钱的同学在一块。我这学习一般家境贫寒的，自然不会受欢迎。可能中专生活更接近社会吧，社会上嫌贫爱富的情况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来自城市，也有少数来自乡村，但听他们的谈话中暴露出他们是农村的暴发户了。现在人们的生活虽然富裕了，但是贫富差别在我们之间仍然太悬殊了，他们每天都有保证的快餐盒饭，粉炒肉。父母的工资足以使他们穿戴得体体面面，无愧是一个中专生的形象。而我呢，经济的困难带来的饥饿不说，穿着那身脱了色的中山服和黄胶鞋，跻身于他们之间，显得更加寒酸，简直像一个“叫花子”。

在这种情况下，自卑感笼罩着我的精神世界，每当中午时，同学们像解放了似的，往食堂跑去，唯独我慢慢吞吞。其实，我在第三课时已经饿得肚子咕咕作响，但我只在别人打饭之后才去打饭，因为我不能挤入他们之中打高价的饭食（快餐，粉炒肉之类的入只能到吃饭的人很少的时候到食堂厨窗前打一份最不起眼的洋芋蛋，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吃完还没尝出这顿饭是什么味道，因为我太饿了。

看着那些荣耀的帅汉们将自己打的快餐只吃了三分之一打着响亮的饱嗝扬长而去。盘中的几块鸡大腿还在冒着微微的热气。

我知道他们所剩的这三分之二快餐，餐厅老板只能将它倒进马桶了。因为除了我再也没有人来想吃别人吃剩的饭菜了。

我想趁人不注意时，将那所剩的三分之二快餐倒进自己的饭罐中，好好品尝品尝这种三珍海味的滋味。可是食堂总是有叁叁、伍伍的人来吃饭，为了我的自尊，我只好用多余的目光窥视一下所剩的快餐。此时我觉得自己比刚才更饿了似的，依恋地走出西餐厅。

经济的困难及我个人的自尊是我一天考虑的焦点，有时竟在老师上课时考虑这些而走神。

在一次在计算机课上，就是由于这种原因，被老师在全班学生面前拿我的贫穷批评我。虽然我经受着精神上的困难，但我的内心仍有一颗跳动的心。我用愤恨的目光反击他这种不合人情的批评。当然他也是看见了我不接受他的批评的态度。当场宣言，期末考试将我挂下，交40元补考！

交40元补考，这对我犹若雪上加霜，其实我在课堂上只是偶尔走神，但平时我对学习抓得很紧，晚上，别人休息了时，我还点蜡烛开夜车（当然计算机是我开夜车的主要对象）。

我默默地承受着，我知道所有的这一切主要是自己的贫困造成的。

第二学期开学，我没有料想到，我的计算机课真的以59分的成绩挂住了。我知道该死

的 59 分并不是我的真正成绩 4 而是我那次上课走神造成的，这样的惩罚对别人来说只是经济上的一个损失，对我来说，则是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说起开夜车，前些日的一个晚上，我因为开夜车被巡夜的老师逮住了。这个老师比计算机老师还要不通人情，他不只对我冷言冷语，还把寝室里的同学都叫了起来。同学们睡得正香，满肚子不高兴，自然把怨气都出在我身上，埋怨我出风头，连累了他们休息。

我以为批评几句就算了。谁知，查夜的老师把我叫到教导室，不问什么原因就动手揍我，口里骂着“烧着了房子算谁的，不揍你，你记不住这个教训！”他的确揍的我很狠，用脚踹我的腿，屁股……

第二天，我连走路、坐椅子上都有些困难，身上疼极了，而更疼的是我的心。从小学念到中专，我从没让谁揍得这么厉害过。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记忆最深的是我十岁那年做过一件错事，贪图别人家有好吃的跟父母要，让爸爸扇了一耳光。

我很少惹大人生气，也体谅他们的苦衷。而让我心寒的是活了 17 岁，揍我这么狠的竟是学校里的老师，他把我当成坏学生了吗？若真的是坏学生，他还不打我，他怕坏学生报复。想不到，老师也欺负老实孩子，找到一个理由，就往我身上出气。我越想越气，上课时，眼泪禁不住滚下来。

我点蜡烛开夜车，违反了学校的纪律，当然不对，可我已经触了错误，并决心认真改正，不再点蜡烛了。可老师为什么要对我大打出手呢？难道只有打人才算教育吗？批评教育就不起作用吗？

按说老师是没有权利对学生施以体罚的，可我们学校教导处的老师逮住学生就揍一顿，趁着夜黑人静进行人格侮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听话。可是，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尊严，他这样做难道就不应受到谴责吗？

这位老师对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学校见过几次面，可能正由于这，他对我的性格不太了解，才做出这种令我伤心的举动，我并不埋怨他，他可能为了履行职责，怕失火烧着了房屋。可那刺耳的话语，拳打脚踢的凶相，在我脑海里却再也抹不掉了。

由于自己家里生活困难，我很少和同学在一块玩，一出去就得掏钱，我连吃饭的钱都省着，哪有钱请他们？就这样，有的同学都不正眼瞧我，怕跟我相处染上穷气。

最令我气愤的是，他们故意地在学校排斥我，有一次参加排球比赛，我发球时用力过猛，将排球发到了对方的场外。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可班里的体育委员愣是把我从排球场推了下来。当着场内场外那么多同学。老师的面。那份屈辱，实在难以言说。

当时，我真的想去死，一死了之。可是考虑到父母，我又不忍心了。我不能那么自私，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他们养育了我，得到的却是无尽的悲伤，我对得起他们吗？我家里还指望我念出中专，挣上工资还债清帐，过好日子呢。我怎能让爸妈活不下去，让他们憔悴的心再添忧虑？

我经常一个人在黑夜里暗自流泪，命运对我是多么不公呵，让我生活在一个负债累累的家庭，让我在物质优越的年代还饱受贫寒，这是父母的错，还是不公平的社会的错？我又是幸运的，对比那些贫困山区失学的孩子，我又是多么幸福，怎能不好好珍惜这大好时光。

父母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还全力支持我念书，像这么通情达理的爸爸妈妈哪里去找，我又有什么可不抱怨的呢？ 负债的阴影不仅困扰着父母，有时，我也被恶梦惊醒，做的竟是被人追债走投无路的梦。多少次我想摆脱这种阴影，但始终办不到，自己也懂得一套大道理，终究不能砸开我思想上的枷锁。

我会战胜自己吗？

中专生活已过了一大半，再过一年我就要毕业了，即将走向社会，凭自己的本事去养活自己及家人。可我，一个什么能力都没有的人，能负得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吗？

我对前途感到迷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漩涡

也许是禁不住他三番五次的“诱惑”，我做了挺丢人的事，把少女的第一次交给了他……我恨透了自己，怎么堕落成这样，没心没肺，母亲住院了，我不在她身边侍候，却有心思泡卡拉 OK 厅……我拿了她的 call 机一共才三天，却有三个不同姓名的女人 call 他。我都耐着性子复机。听那口气，不像是好女人，和他挺亲密的样子……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是一名普通的高二学生，现龄 17 岁。我有很多心底的话无法向人诉言，也不敢说，别说是父母老师，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我都不敢向她们透露半点风声。

姐姐您别笑我，我知道在我这样的年龄谈恋爱是不允许的，您不敢相信吧，17 岁的我已经有过两个 boyfriends，听了这话，您对我的印象是否一落千丈呢？

先说第 M 位 boyfriend 吧，必竟是他带给我许多烦恼和痛苦，他叫强。我和他原来并不相识，可以说是缘分把我们扯在一起的。

那是去年 8 月份，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服装店，我的同班同学和他们是朋友，便拉着我在他们开业那天去捧场，当服装模特试试衣服。我和强就这样认识了。

强比我大两岁，刚认识一个多月，他就开始追求我。我对他印象不错，就默认了。没多久我就成了他的女朋友。和强在一块很开心，一有时间，我就到他的铺子转转，看看又上啥服装了。这样还避免了听爸妈的唠叨。

那时，强对我很好，为了方便我顺利找到他，他配上了 Call 机。有一天中午，快要放学的时候，下起了大雨，他没带雨具却来接我。我坐在他骑着的赛车后座上，看着雨水淋湿了他的后背。

听他说，他要去广州进货，需要三天时间，忙完业务后便匆匆忙忙跑来接我，为的只是看我一眼……我听这话，很受感动。我并不是轻易动感情的女孩儿，可对他，我真的被他的真情感动了。

也许是禁不住他三番五次的“诱惑”，我做了挺丢人的事，把少女的第一次交给了他后时，我哭了。他问我为什么哭，我说不为什么，我也不清楚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是个坏女孩儿吧。我要求他要真心待我，他答应了。

然而，事实并非我所想的那般轻松，强欺骗了我。他得到我之后，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我好了，看我的眼神也像是若有若无的样子。难道真如小说里写的那样“愈得不到的愈想要，一旦得到了就视如草芥，弃如敝屣？”

有时我 Call 他几次，他都不复机，可能是故意不理我；有时和他踩着踩着单车，他会突然踩得飞快，而把我甩掉。我喊他，他也不停车。

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去他的铺子时，他竟刻意地躲开我。他把铺子卖掉也不告诉我……

这些我从来都不向别人诉说，也没有人替我分担，平常我与人相处时也不表露出来。我在别人面前，看上去无忧无虑的样子，活泼、天真，而这一切我是装出来的。到了夜深人静，我偷偷写日记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暗自落泪，我还防着我妈看出我伤心的样子，把日记本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我好后悔，觉得自己没有自尊心，没有出息，没有教养，我在自甘堕落，我被他给耍了，而我又那么不知羞耻。我为了和他在一起经常旷课、逃课，因我是班干部在班上人缘又好，只要班主任不来查勤，值班干部也 S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躲过了一次次处罚。

我真傻，那段时间烦闷竟学会了抽烟。为了他，我曾有两个晚上夜不归宿，而被爸爸狠狠扇了几个耳光，把我的鼻子都打出血了。第二天我不敢去学校，要知道爸爸从来没有这样